

特  
别  
报  
道

文苑



责编/张辉东 美编/吴志立 校读/李乐

# 一次写真，一份担当

——评新书《县中的孩子》

凌峰

最近，“十三邀”许知远和北京大学教授林小英的对话视频引发了网络热议，同时，也将林小英《县中的孩子——中国县域教育生态》一书带入了很多人的视野。

“县中”是指县域的中学。近年，在大力推动“优质教育”的背景下，县中的优质生源大多都被新建高中、超级中学掐尖录取，剩下的则是“被筛选”后留下的学生。这令县中、县中的老师以及学生们被动陷入了负向循环。《县中的孩子》是林小英的田野调查，聚焦县域教育生态的困境、教育的内卷，并试图探寻答案。

从某个角度来说，《县中的孩子》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好书，但我仍然觉得值得推荐。

先说说我为什么认为它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好书。

首先是书名。个人认为，如果把书名改成《县中的大人》，或者说用副标题作为书名《中国县域教育生态》，可能会贴切。是的，这本书记录了县中教育生态中的课堂、教室、家长、校长、老师以及政校关系、城乡关系等，但关于孩子的内容却是有欠缺的。其次，作为一本34万字的田野调查，里面引用了大量访谈对象的表达，对部分读者来说，可能会觉得有些冗长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仍然认为它值得一读。尤其是在我看林小英在“一席”中的演讲，在“十三邀”中和许知远的对话后，我更能理解《县中的孩子》所要表达的。

林小英关注县域教育，始于她对富士康的调研。林小英在访谈中发现，在富士康十几万工人中，90%的人只有高中或者中专学历，他们大部分来自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，并且他们的愿望基本上都是过几年回到老家去。

林小英说，这些大部分来自县域学校的学生，毕业后走入社会，为珠三角、长三角的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年轻劳动力，可以说是他们的付出成就了我们国家的“世界工厂”之名。

然而，他们虽然参与了“全球化”，但实际上却被彻底地排除在“全球化”之外。他们只是“全球化”的工具而已。

他们很多人都是在自己所在的县，接受了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，那么，他们在学校里到底获得了什么？

林小英认为：我们的整个学校教育系统对他们是有亏欠的。

于是，林小英开始关注县域教育的现状，显然，情况并不令人乐观。林小英在《县中的孩子》里，指出并分析了当前县域教育的三个魔幻现状，一是“撤点并校”，二是村里的“躺平”，三是县里的“内卷”。并发问：县域教育到底怎么办？出路在哪里？

林小英说：“我并没有确切的答案。”“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去发现事实，找到问题，并从某个角度给出甚至带有偏见的解释。”对此，我深以为然，这也是我喜欢和推崇《县中的孩子》一书的原因，林小英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担当。

林小英通过“十三邀”探讨县中教育面临的内卷、焦虑，探讨教育的本质，此话题引发了城市中产阶层的强烈共鸣，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县域教育问题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林小英在《县中的孩子》一书中所说的：今天我们的媒体不断讨论“鸡娃”“内卷”，中产阶层关于育儿的焦虑被无限放大，相比之下，这些县中的孩子对于教育的需求有时候却经常被忽略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林小英的研究、写书、做演讲、参与电视节目来表达，显得尤为可贵。知识分子的发声，不正是社会问题被关注和解决的重要一环吗？

《县中的孩子》一书的“代序”和“尾声”是我非常喜欢的两个部分，在这里，林小英跳脱出学术的表达范式，有很多性情、深刻的表达。其中，关于县域教育的出路，她认为，“当地的校长和老师们，作为局内的知情者，深耕教育多年，他们其实是知道怎么办的。”她在田野调查中，看到了校长、老师的种种尝试，“县域学校校长们的实践性知识，里面已经蕴藏了改进的建议和行动方案。”

“教育是最大的公共政策，涉及千家万户，涉及国家发展之根本。”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%以上的学龄人口，可以说这部分学生的受教育状况关乎我们未来社会的面貌和发展，他们是中国的基本盘。社会问题的解决，需要多方合力，更多人参与关注和探讨，一点一点地推动。



## 秋日遐思

刘际雄

一场悄然而至的风，吹走了夏日的炎热，将时序送入秋季。

行添衣，卧加被，天凉了！

清晨，漫步西湖。初升的太阳用暖暖的光，将天地染成一派耀眼的绚烂。依湖而立的柳，披了灿灿霞光，迎着徐徐而来的清风，惬意地扭动着婀娜的枝条。清冽的湖水被风醒，泛起层层涟漪，与柳相拥相依。抬眼望去，湖面上竟有好些不群的野鸭，划破粼粼湖波，悠然游弋。临岸修建的小憩亭中，一对银发伉俪，面湖而坐，男弹吉他，女拨琵琶，清脆悠扬的旋律荡漾开去，洒进湖里，飘向麓山，飘向遥遥无际的广宇。

忽然想起刘梦得的《秋词》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刘梦得之悟，确乎独到实在。

秋哪里有寂寥的影子呢？仔

细想来，秋非但不寂寥，

她迷人的景象和充盈的内

涵，较之绮丽娇柔的春，自

是胜出许多！

秋之色来得厚重。春以

绿为颜色。绿水青山，满目苍

翠，艳丽矣，美丽之下不免

让人生出轻飘的感觉。而秋

则以金黄着色。田中的稻是

金黄，坡上的果是金黄，山

里的树亦是金黄！再加了春留

不变的青和绿，颜值不是较高吗？

秋之意来得真实。阳春三月，农人种豆插秧，播下的是希望，是对幸福和美好的向往，其意蕴昂扬是昂扬，心却是有些悬着的。而秋呢？则是收获的季节。

田中的稻熟了，坡上的果熟了，满地的玉米高粱亦熟了。农人的希望和向往结了果，被坐实，其蕴含的煞气落落，梦想成真的意，较之春的悬着的昂扬，自然是可靠得多啦！

秋之情来得深远。春日融融，万物复苏，春风得意，春雨知节。春的情愫，蓬勃张扬，昂然向上，正似那袅袅炊烟，霭霭晨雾，纵有风情万种，总觉着缺了些稳重。而秋的情韵便不同了。

秋之成雨，则潇潇洒洒，连绵不休。

秋若为风，便呼呼有声，卷残云，扫落叶，既萧瑟，亦沉淫。而雨过风清时，那景象自是空明澄澈，引人入胜。你看，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”那境界直与仙齐。晴空万里，鹤凌云霄，又激人诗兴，发人豪情。至若秋之作霞，其绚烂，其壮美，更是无与伦比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万千气象，谁堪与匹！

秋色绚丽，秋意浓郁，

秋情无边啊！

出城往北走，约莫五十分钟，前面就出现一排山岭。女儿说，他们租的农舍，就在那座山上。

“山在城之北，这山是不是叫北山？”

“山名不知道，但这里确实是长沙县的北山镇。这里与湘阴交界。我们租的房子那里属长沙县，而上去几百米，就是湘阴了。”

10月1日，女儿把我和老伴拉到他们几位好友合租的隐藏在青山之中的农舍，与她的另外两个好友，去过一个特别的国庆节。

近年来，城郊的许多农舍，都空置了。主人或去外地，或进城打拼事业，另有新居。乡间的老屋就闲置在那里。你只要打开手机，这类的广告就扑面而来。许多的农舍，处在青山绿水之间，环境非常不错。于是，一批在喧嚣的城区窝久了，想趁双休日出城透透气，放松神经、调剂调剂生活的城里人，就进入了这些闲置的农舍之中。

今年春天，我女儿、女婿和他们的几位好友，五对夫妻，通过实地察看，选中了位于长沙县北山镇大山间的这处农舍。这是一栋两层小楼。除了厅堂、厨房、卫生间等公共场所外，正好有五间卧室，楼下三间，楼上两间。每家一间。

当然，每次他们不一定是一齐来。于是，所有房子都是可以通用的。哪一家带了客人来，就可以住另一家没有来的房子。

房租十分便宜，这么一栋屋，每月一千元，一年一万二。五家一摊，花钱就很少了。

屋子被群山环抱。屋前一眼不小的池塘。池塘周围，是主人的菜地。主人走了，这一切都和房屋一起，被荒废了。

正是桂花开放的时候，屋子前面，池塘岸边，

## 过节在北山

谭谈

两株金桂，花朵盛开，浓郁的桂花香，扑面而来，令人心醉。

我坐在屋子的阶基上，抬头望去，对面的山头，满满密密的翠竹，在山风中舞蹈，婀娜多姿，别有情趣。

人气养房，房子要有人住。如果多日无人住，房子就破败得快。主人非常精明，便宜点租出去，等于请来了守房人。不花钱，还有进项。不亦快哉！

厨房里，几家的男主人，正在张罗饭菜。一个柴火灶两个火孔，两口铁锅，同时使用。如今的城市家庭，打破了常规，多是男主人掌厨。他们几家，大概也如此。

阵阵饭菜的芳香，不断地从厨房飘散出来。很快，一样一样的菜肴，就端上桌了。餐桌和小木凳，都是房屋主人留下的。他们住进来时，只添置了几张床铺。

菜肴很丰盛。有萝卜炖牛腩、血浆鸭、大闸蟹、辣椒炒肉、丝瓜炖泥鳅、老南瓜等等，都是他们平日的拿手菜。这一天，他们在这里做了一次集中表演。

几个男人，除我以外，都能喝酒。大凡喝酒的，酒杯一端，就亢奋起来，就好多的话了。讲往事，发感慨，慷慨激昂。他们都是差不多的时候大学毕业，差不多的时候进入大学教书，差不多的时候结婚生子。儿女们也差不多的时候上大学，读研读博。如今，他们都一个个年过半百了。

看他们痛痛快快地喝酒，听他们慷慨激昂地纵论天下。我强烈地感觉到，一种幸福

弥漫在他们身上。时至今日，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。兜里的荷包有货了，在城里高楼的方格里窝久了，三五好友相邀，走出城来，追求另一种生活。城里的几个小家，到了这里，就融合成一个大家了。这是一种人生的享受！

听他们谈论，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从四面八方，进入长沙这座城市。曾经，我女婿和朋友一起，开过一个茶馆，名曰“绣林茶馆”。当年，业余时间，他们就常在这个茶馆喝茶聊天。后来有了孩子，孩子们也和父母一起，在这个茶馆里玩耍。大人聊天玩牌，小伙伴们就在一起做游戏……光阴流逝，孩子慢慢地长大了，一个个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，有上北大的，也有进北航、北邮的。如今，都出国读研读博了。我的外孙，比其他几家的孩子稍大一点，从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研回来，今年已入职到中国交通银行总部工作了。

他们喝酒纵论，在规划他们未来的乡居生活。他们想上山砍来一些小竹子，给自己的山居筑一个竹篱笆。他们已经投入一万多块钱，整治、扩大了屋前的池塘。他们议论着要给这座山间小屋一个恰当而亮丽的名字。受到从前“绣林茶馆”名字的启发，女婿说，就叫“绣林山居”，我插上一嘴。把“绣”字的偏旁去掉，叫“秀林山居”。这里山水秀美啊！

新时代，新生活。乡里人进城，城里人下乡。城乡间的差距，正在渐渐消失。这些不正印证了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巨大变化？

## 忆乡愁 看振兴

第三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

邮箱：cswbxzcx@163.com  
主办

长沙作家协会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

## 童年的歌谣

周知军

回味乡村童年的歌谣，自然纯净之感漫过心头。

“月光光，夜光光，河里担水洗衣裳。一姐洗，二姐浆，打发哥哥进学堂……篩梳滑，兑腰带；腰带花，兑冬瓜；冬瓜烂，兑碗饭；饭鲜咸，兑菜篮……”童年梦幻般的岁月如月影朦胧，飘然而至，令人怦然心动。

我的童年时光是在九折仑下的巷子口镇狮冲村度过的。那是一个山环水绕的小山村，出产茶叶和歌谣。

小时候山村还没有通电，夏日夜幕降临，田里劳作的大人回来了，家家户户点起了煤油灯，在微弱的灯下吃过晚饭。屋外繁星满天，月光笼罩门前的池塘和田野，我们小孩子就如脱缰野马般冲向屋后禾场，喘气声“扑哧扑哧”地响。一时间到处是我们矫健的身姿。人多的时候最喜欢玩呷螺的游戏，列队完毕，游戏就开始了，“你从哪里来？”“我从天上来。”“来做么子？”“来呷螺”……“三龙四凤由你呷一个。”于是我伸开双手，左突右逐，小伙伴们大呼小叫，好不热闹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人疲马困。用手拂去额头上汗珠，空气中四处弥漫着淡淡盐咸味。我们坐在禾场边的石头上，四周蛙鼓虫鸣，明月洒下清辉，望着萤火虫飞来飞去，凉风微吻脸颊，仰头凝望天空中的一轮明月。“月亮粑粑，里面坐个爹爹。”吟唱着古老的童谣，回味着妈妈讲吴刚捧酒的传说，对星空无限憧憬。

靠山吃山，住在山冲里，祖祖辈辈种茶。

茶是春天的馈赠，一到开春，春风、阳光和雨水便孕育了后山茶园的春色。一声春雷唤醒了茶园的酣睡，一片片芽茶应声而长，千万片苏醒的芽茶奔赴春天。一垄垄茶树，像一行行翡翠般的诗行；从远处看，犹如嫩绿的琴键，等待女人们灵巧的纤纤玉指去弹奏。

那时候，山冲里的小孩，每天要做好多事。烈日炎炎要到田里插田、扯草。一阵风来，一大群蜻蜓在低空盘旋，我们像是接到通知一样，马上停下手头的活，赶快打回房。一边走一边唱：“阳咪咪，飞过墙，打把伞，送姑娘，红木箱，二姐嫁，黑木箱，三姐嫁，零大光，一姐回，杀头猪，二姐回，杀只羊，三姐回，杀个抱鸡婆娘，吃一口，哭一声，天也平，地也平，只有娘心不平……”唱着唱着，妹妹在奶奶怀里进入了梦乡。

那时候，山冲里的小孩，每天要做好多事。烈日炎炎要到田里插田、扯草。一阵风来，一大群蜻蜓在低空盘旋，我们像是接到通知一样，马上停下手头的活，赶快打回房。一边走一边唱：“阳咪咪，飞过墙，打把伞，送姑娘，红木箱，二姐嫁，黑木箱，三姐嫁，零大光，一姐回，杀头猪，二姐回，杀只羊，三姐回，杀个抱鸡婆娘，吃一口，哭一声，天也平，地也平，只有娘心不平……”唱着唱着，妹妹在奶奶怀里进入了梦乡。

那时候，山冲里的小孩，每天要做好多事。烈日炎炎要到田里插田、扯草。一阵风来，一大群蜻蜓在低空盘旋，我们像是接到通知一样，马上停下手头的活，赶快打回房。一边走一边唱：“阳咪咪，飞过墙，打把伞，送姑娘，红木箱，二姐嫁，黑木箱，三姐嫁，零大光，一姐回，杀头猪，二姐回，杀只羊，三姐回，杀个抱鸡婆娘，吃一口，哭一声，天也平，地也平，只有娘心不平……”唱着唱着，妹妹在奶奶怀里进入了梦乡。

那时候，山冲里的小孩，每天要做好多事。烈日炎炎要到田里插田、扯草。一阵风来，一大群蜻蜓在低空盘旋，我们像是接到通知一样，马上停下手头的活，赶快打回房。一边走一边唱：“阳咪咪，飞过墙，打把伞，送姑娘，红木箱，二姐嫁，黑木箱，三姐嫁，零大光，一姐回，杀头猪，二姐回，杀只羊，三姐回，杀个抱鸡婆娘，吃一口，哭一声，天也平，地也平，只有娘心不平……”唱着唱着，妹妹在奶奶怀里进入了梦乡。

那时候，山冲里的小孩，每天要做好多事。烈日炎炎要到田里插田、扯草。一阵风来，一大群蜻蜓在低空盘旋，我们像是接到通知一样，马上停下手头的活，赶快打回房。一边走一边唱：“阳咪咪，飞过墙，打把伞，送姑娘，红木箱，二姐嫁，黑木箱，三姐嫁，零大光，一姐回，杀头猪，二姐回，杀只羊，三姐回，杀个抱鸡婆娘，吃一口，哭一声，天也平，地也平，只有娘心不平……”唱着唱着，妹妹在奶奶怀里进入了梦乡。

那时候，山冲里的小孩，每天要做好多事。烈日炎炎要到田里插田、扯草。一阵风来，一大群蜻蜓在低空盘旋，我们像是接到通知一样，马上停下手头的活，赶快打回房。一边走一边唱：“阳咪咪，飞过墙，打把伞，送姑娘，红木箱，二姐嫁，黑木箱，三姐嫁，零大光，一姐回，杀头猪，二姐回，杀只羊，三姐回，杀个抱鸡婆娘，吃一口，哭一声，天也平，地也平，只有娘心不平……”唱着唱着，妹妹在奶奶怀里进入了梦乡。

那时候，山冲里的小孩，每天要做好多事。烈日炎炎要到田里插田、扯草。一阵风来，一大群蜻蜓在低空盘旋，我们像是接到通知一样，马上停下手头的活，赶快打回房。一边走一边唱：“阳咪咪，飞过墙，打把伞，送姑娘，红木箱，二姐嫁，黑木箱，三姐嫁，零大光，一姐回，杀头猪，二姐回，杀只羊，三姐回，杀个抱鸡婆娘，吃一口，哭一声，天也平，地也平，只有娘心不平……”唱着唱着，妹妹在奶奶怀里进入了梦乡。